

台湾欧阳剑作品集

妙 艷 盟 主



下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★臺灣・歐陽劍

妙艷盟主

下冊

內蒙古人民出版社

98203

第二十三章

群豪见霍元伽率众去远，才齐齐围拢上来向庞士冲行礼致谢。

这些人数月前在天台山因谷寒香的遗体不见，对庞士冲难免有猜忌之心，此刻不但对他转变了印象，而且更对他感恩不尽。

当下，群豪把庞士冲延至大厅待茶。

钟一豪又派文天生到后面探视王大康是否已经醒来。

庞士冲道：“不醒也把他抬来，老夫身边带着几瓶解药，也许能为他疗毒。”

不大一会工夫，文天生已和鲍超合力把王大康抬进大厅。

王大康肤色青中泛紫，一直在呻吟不已，显出一副极端痛苦的模样。

庞士冲俯身观察了半晌，从怀里掏出一只绿色玉瓶，交予钟一豪道：“这瓶丹丸，可解‘血雾散’之毒，剩下的就由你们留下备用。”

钟一豪先喂王大康服下一粒，将玉瓶揣入怀中，又向庞士冲致谢。

原来先前群豪中有王大康一人中毒，自文天生迎战阴天琳后，那“血雾散”便失去效力。

这是因为苗素苓身边藏有一瓶盗自“九天玄阴洞府”的灵

药，她偷偷交给文天生和麦小明各一粒，因之两人便不再为“血雾散”所侵。

王大康很快便肤色恢复，人也完全清醒过来。

钟一豪道：“这是庞老前辈救了王兄的，王兄还不快快致谢！”

王大康连忙起身向庞士冲拜谢。

他虽因数月前未随谷寒香到过天台万花宫，以致未见过庞士冲，但因麦小明经常提起，因之对这位救命恩人早就听说过。

庞士冲将茶喝完，起身道：“老夫该走了！”

钟一豪连忙拦住道：“老前辈不能走，晚辈还有重要大事奉告。”

庞士冲楞了一楞，只得又坐了下来。



这时群豪早又把庞士冲围拢起来。

庞士冲道：“有什么重要大事，你们说吧！”

钟一豪正色道：“老前辈可相信人死有复活的道理？”

这句没头没脑的话，庞士冲被问得大感茫然，两道白眉一皱道：“你可是碰上了什么怪事？”

钟一豪道：“老前辈请先答覆晚辈提出的问题，世上究竟有没有起死回生之术？”

庞士冲微微一笑道：“听你这口气，纵然没中邪，也有点不正常。谁都知道人死不能复活，所谓起死回生，那根本是骗人的话。”

“可是晚辈们明明看到有二个人是死而复生的。”

“胡说！老夫看你们是活见鬼。”

这时所有的人几乎都不约而同齐声道：“老前辈，钟副盟主不是胡说，不但他看到了，我们也看到了！”

庞士冲不动声色道：“你们究竟看到了谁？”

群豪又齐声道：“我们看到了胡前盟主！”

庞士冲哦了声道：“有这种事，你们是否因为隔得很远，看到一人很像胡柏龄？”

钟一豪道：“不！真是胡盟主，晚辈还和他讲过不少话！”

“讲过话也不一定能断定是他。”

“他确实是胡盟主，不论相貌神态和声音，完全不差，提起从前的事，不论公事私事，他都了若指掌，怎会错得了？”

庞士冲脸色微变，略一沉吟道：“你们为什么不留住他？有他在，又何愁霍元伽不让位？”

钟一豪叹口气道：“偏偏有位老前辈从中作梗。”

“原来还另外有人和他在一起，那老头儿怎能拦得住他？”

“那位老前辈就是把胡前盟主救活的人，而且做了胡盟主的师父，他不准胡盟主再回迷踪谷，胡盟主怎能不听他的？”

“那老头儿什么样子？”

钟一豪随即把那白发白髯老者的形相形容了一遍，群豪中并有不少人在旁加以补充。

庞士冲闻言脸色大变道：

“莫非这人是传说中的四绝老人？……”

群豪也似是被庞士冲的神色感染，怔了半晌，才听钟一豪问道：“四绝老人……莫非庞前辈知道这位绝世高人的身分来

历？”

庞士冲长长吁一口气道：

“老夫也是由传闻中听来的。提起这位前辈高人，论年纪早在百龄以上，当老夫出道时，他早已遁迹山林；何况老夫早年甚少离开长白山，难得来中原一趟，纵然那时四绝老人尚未归隐，也不易见到他。”

“施前辈怎知这位百龄以上的绝世高人还活在世上？”

“因为武林中从无人传过他的死讯。”

“那么庞前辈又怎会认为救活胡盟主的那位前辈就是四绝老人呢？”

“除了他没人有这种能耐。”

“如此说来，庞前辈岂不又承认了人死可以复活吗？”

庞士冲摇摇头道：“胡柏龄能死而复活，当初他必定不是真死，至少体内还保有一些丹田真气，所以才能被人救活。

如果确已真正死去，即使大罗神仙也难以起死回生。纵然如此，那救起胡柏龄之人，在当今之世，除了四绝老人，只怕还找不出第二位。”

群豪都听得十分入神，大厅里沉寂了甚久，才听麦小明问道：“有关四绝老人的往事，庞老伯是否还可以告诉晚辈们一些？”

庞士冲想了想道：“四绝老人的往事，老夫知道的不多。只听说他同门师兄妹共有三人，三人的武功，都是惊世骇俗，高不可测。

一直领袖中原武林达四、五十年之久，奇怪的是他们竟然同时归隐，同时在武林中销声匿迹，至今近百余年来，也从未

传出他们的死讯。”

麦小明道：“他们同门师兄妹三人，除了四绝老人，另两位是谁？”

庞士冲道：“据说四绝老人是大师兄，另二人一位是他的二师弟三抄书生，一位是他的三师妹妙妙仙子。”

麦小明不由心头砰然一动，暗道：“莫非妙妙庵的那位老师太就是妙妙仙子？看来大有可能。”

他因想起那位老师太曾叮嘱过不可泄漏妙妙庵之事，因之也就不便讲出。

只听庞士冲继续说道：“听说他们师兄妹三人之间，曾有一段缠绵悱恻的情爱故事，最后落得有情人难成眷属。”

麦小明哦了声道：“既然他们师兄妹之间有段感人的情爱故事，庞老伯何不说出来给大家听听！”

庞士冲摇头道：“这不过是一种传闻，老夫也不过是人云亦云而已。若对你们讲得不对，未免有诬前辈，反而是种罪过，所以还是不多讲的好。”

麦小明虽不能再问，却一直在为这事心念转动不已。

庞士冲本来讲完话就要走，在钟一豪等人的苦苦挽留下，只好在万月堡吃了午饭再走。

中午，李茂特别准备了丰盛的酒席，款待庞士冲。

酒宴就设在大厅，钟一豪等十余人全在座，李茂也以地主身分参加。

酒过三巡，钟一豪长长叹口气道：“晚辈们本想由迷踪谷撤到万月堡再作打算，看来连万月堡也不能再住下去了！”

庞士冲道：“钟老弟何出此言？”

钟一豪道：

“老前辈已经亲眼看到了，晚辈们人单势薄，和霍元伽相比，实力相差悬殊，今天若不是老前辈及时赶来仗义相助，后果如何，不难预料。”

庞士冲默了一默道：“你认为霍元伽今后还会再来？”

钟一豪苦笑道：“这是一定的，若他下次再率众前来，怎么可能再有像老前辈这样的绝世高人仗义相助。”

麦小明抢着道：“那就请庞老伯也留在万月峡怎么样？”

庞士冲摇头笑道：“老夫若能留在万月堡，何不再回长白山，不过老夫虽无法留在万月堡，却不希望你们离开万月堡。”

钟一豪接道：“老前辈为什么有这种想法？”

庞士冲道：“老夫问问你们，离开万月堡，准备到哪里去？又准备做何打算？”

钟广豪道：“此刻还没有一定，若实在混下不去，晚辈们就只好就此解散，各奔前程了！”

只听王大康叫道：

“钟副盟主别讲这种丧气话，若实在找不到去处，不如大伙儿们到崂山去，咱们以瞄山做根据地，慢慢再壮大力量。”

庞士冲摇头道：“这位老弟的想法，老夫不同意！”

王大康道：“老前辈为什么不同意？”

庞士冲道：“诸位被迫想暂时离开万月堡，老夫不便置喙，却不希望你们离开迷踪谷太远。”

钟一豪又接口道：“老前辈可是有什么用意？”

庞士冲道：“想那迷踪谷，乃是胡相龄和老夫那干女儿一手建立，怎可由霍元伽白白占据？你们只有仍驻扎在迷踪谷附

近，才有希望仍把迷踪谷收回，而且有你们在，仍可牵制霍元伽一部份力量，使他不敢肆无忌惮的为非作歹。”

麦小明又插言道：

“莫非谷前盟主真是庞老伯的干女儿？”

庞士冲道：“谷寒香是老夫外孙的义母，当然就是老夫的干女儿！”

“可是谷前盟主生前，并没提起过这件事！”

“她何必对称们提，如果不是有这层关系，她为什么在天台万花宫临终前把她的义子翎儿交给老夫？为什么又要老夫把她的遗体带走？”

麦小明和群豪明知庞士冲的话有些强词夺理，但为了对他表示尊敬，却无人提出疑问。

钟一豪岔开话题，问道：“这几月老前辈行踪无定，不知翎儿人在哪里？”

庞士冲道：“老夫已把瓠儿寄托在一位友人处，那位友人不但武功不比老夫差，论学问更是才高八斗，翎儿由他调教，将来必定比他老子更有出息，这方面你们尽管放心！”

酒宴过后，庞士冲便起身告辞。

钟一豪、余亦乐、麦小明、苗素苓以及李茂，亲自送到峡口。

临别时，苗素苓依依不舍的道：“不知哪一天还能和师父见面？”

庞士冲笑道：

“人生何处不相逢，尤其你们这些人现在是落难时期，老夫当然也挂念着你们，也许随时都会来看望看望！”



送走庞士冲，回到大厅，虽然残羹剩肴早已撤去，但群豪们却仍在那里等候，并无一人散去。

钟一豪道：“正好大家都在这里，咱们就趁这机会商议商议下一步的行动。”

于是众人又都坐了下来。

王大康道：

“俺猜一定是商议离开万月峡后该到哪里去，既然大家不能到崂山，那就依照庞老前辈的话，在距迷踪谷不远的地方找个安置之处。”

钟一豪道：

“王兄认为到哪里去较好？”

王大康摸摸脑袋，尴尬笑道：“俺们是从崂山来的，对这附近并不熟，钟副盟主最好问问别人。”

钟一豪望向麦小明道：“麦小兄弟近几月来，连番出谷多次，也许曾看到合适的地方？”

麦小明略一沉吟道：“离迷踪谷谷口外大约十几里路的山脚下，有座庙宇，规模不小，但因年久失修，据说里面僧人不多，咱们是否可以搬到那里去？”

余亦乐忙道：“那座庙我也到过，名叫白姑寺，寺内还有一座白姑塔。因为寺庙周围是一片丛林，所以地点很隐密，如果住在那里，确实是个好地方。”

钟一豪立即下了决定道：“好！为了行动隐密，咱们入夜后便出发。”



就在当天晚，群豪们果然离开了万月峡的万月堡。

这次他们并没带上上次那么多东西，把上次带来的那些东西，大部份留在万月堡，由李茂代为保管，他们当然十分放心！

出了峡口，由麦小明和余亦乐带路，不到三更，便已到达白姑寺。

白姑寺的住持僧人法名悟尘，年在五旬上下。

这里原有二十几名僧人，自从三年前胡柏龄在迷踪谷建立天下绿林总寨后，因为这座寺庙离迷踪谷谷口只有十几里路。当地以及附近居民便多数不敢再往白姑寺烧香还愿。因之，寺里的烟火便一蹶不振。

再加不少僧人因担心被迷踪谷的绿林人物加害，便纷纷求去。如今，白姑寺除住持悟尘外，只剩下三名弟子。

这三人法名分别为普凡、普济、普渡。是住持悟尘教出来的弟子，因之才不忍离去。

钟一豪等十一人到达时，普济、普渡都睡觉了，只有位持悟尘还带着大弟子普凡在佛殿诵经。

他们一见来了这么多劲装疾服佩刀带剑的人物，都不免吃了一惊。

钟一豪连忙抱拳一礼道：“方丈受惊了，我们是打迷踪谷来的！”

岂知他不说是从迷踪谷来的还好，这一表明身分，越发把悟尘师徒吓了一跳。

当下悟尘双手合十，高诵了一声佛号道：

“各位英雄施主，敝寺一向并未惹着各位，各位深更半夜闯进敝寺，莫非？……”

群豪这才明白必是迷踪谷一向声名不佳，竟然使得连出家人都有些怕怕。

其实他们早该想到，在一般人的心目中，绿林人物只是些占山为王的盗匪，根本不可能有好人在内，善良百姓又有谁愿意和这种人物接近呢？

余亦乐向形相较于斯文，随即也深深一礼道：“贵方丈可能误会了我们，我们虽然是从迷踪谷来的，但却并非坏人。”

“那么各位英雄施主……”

“我们是想暂借贵寺住几天，绝不损及贵寺一草一木。”

王大康接着道：“而且日后必有重谢，即使要我们重修庙宇，也无所谓。”

悟尘犹豫了半晌，只好颌首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贫僧现在就命弟子整理房舍，以便招待各位英雄施主住宿。”

说着，就要吩咐普凡去叫醒普济和普渡帮忙整理房间。

钟一豪道：“不必了！现在已是三更，我们就凑合着在大殿休息到天亮，天亮后再自己动手整理。”

这使悟尘反而有些过意不去道：“那不太委屈各位英雄施主了？”

钟一豪道：“这样的生活，我们已经过惯了，方丈用不着操心。”

于是群豪们便进入大殿休息。

悟尘打发普凡回房睡觉后，自己也留在大殿相陪。

他的目的，不外是想探听一些迷踪谷的消息，在外界人的眼中，迷踪谷无疑是一处颇为神秘的地方。

其实群豪虽然进入大殿，却没一个想睡的，一来大殿供的是神明，在神明面前横七竖八的睡觉，谁都知道是件不礼貌的事。二来有悟尘陪着；他们照样也想了解一下白姑寺的情形。

双方谈了一阵，悟尘已渐渐明白迷踪谷内竟是分为两大派系，也知道了钟一豪等人是因为不能见容于霍元伽才离开霍元伽的。

钟一豪忽然心中一动道：“方丈法名悟尘，可认识一位法名悟明的师父？”

悟尘哦了声道：“钟施主怎会知道悟明？悟明正是贫僧的师弟！”

悟尘因和群豪谈了甚久，经钟一豪的介绍，对群豪的姓名都弄得很清楚。

钟一豪忙道：

“这样说方丈也是少林出身了？”

悟尘顿首道：“不错！贫僧当年也是由少林出来的，钟施主为什么忽然提起贫僧的师弟悟明，莫非和他认识？”

钟一豪不答反问道：“方丈既是出身少林，必定知道少林有十八铜人，而十八铜人之外，更有一人负责领队，等于是十八铜人的指挥。”

悟尘道：“少林的十八铜人闻名天下，贫僧出身少林，岂有不知之理，听说目前的十八铜人指挥，正是敝师弟悟明。”

钟一豪道：“不错！正是他，可惜现在的十八铜人，已经有一半不在嵩山少林本寺了！”

悟尘吃惊道：“他们到了哪里？据贫僧所知，十八铜人是从不离开高山本院的，即使离开，也绝不可能只离开一半。”

钟一豪道：“他们确实是走了一半，而且是由贵师弟悟明带走的。”

悟尘越发吃惊道：“真有这种事？钟施主是听谁说的？”

“不是听说的，是亲眼看到的。在场的各位，也都亲眼看到。”

“悟明带着九名铜人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迷踪谷！”

“真的？钟施主不是开玩笑吧？”

“这样的大事，怎可与方丈随便开玩笑；实不相瞒，我们正是被那九名铜人赶到这里来的。”

钟一豪随即把今天在万月峡的经过叙述了一遍，但他并未提起庞士冲。

悟尘呆了半晌，才喃喃白语的道：“悟明怎会做出这等欺师灭祖大逆不道的事来？”

钟一豪道：“那自然是犯下了少林的规戒，他才不顾一切的这样做！”

悟尘皱眉又叹口气道：“悟明就是要逃跑，也该一个人走，居然带走了九名铜人，这事若传扬出去，岂不丢尽少林在武林中的颜面？悟明这种做法，实在太不应该了。贫僧为少林弟子，义不容辞、责无旁贷，现在正是为师门效力的时候了！”

钟一豪愕然道：“方丈可是有什么打算？”

悟尘这时神色显得异常肃穆，一字一字的道：“贫僧要冒死进入迷踪谷，向悟明晓以大义！”

钟一豪急急说道：

“方丈千万使不得，你若进入迷踪谷，等于羊入虎口，白白送上一命，即使悟明不把你怎样，霍元伽也绝对放不过你！”

王大康也跟着劝阻道：“钟副盟主说得对，方丈千万不能冒险，明知去了非死不可，为什么偏偏要去送死呢？”

悟尘颇为激动的道：“敝寺离迷踪谷最近，若贫僧不做这件事，又有谁去做呢？贫僧不入地狱，又找谁入地狱呢？”

钟一豪正色道：

“如果入地狱就能完成得了心愿，那当然入地狱也无什么不可，但入地狱只是白白送上一命，那又何苦！”

只听余亦乐道：“方丈能有这番心意，已经不愧是少林弟子了，在下倒想出一个办法，也许不失为两全之计。”

悟尘道：“余施主有什么高见？”

余亦乐道：“你何不派一名弟子到少林通报，少林得到消息，必定会派大批高手前来，到那时何愁不能把悟明和九名铜人押解回去。”

悟法连声道：“余施主说得对，余施主说得对，贫僧头脑实在不灵光，竟然没想到这一步。”



次日天亮后，悟尘亲笔写了一封信，当即派遣大弟子普凡专程前往高山少林，并要他把信呈与少林现任掌门天禅大师。

钟一豪等人在用过早饭后，便由悟尘陪同，在寺内各处走了一遍。

这所白姑寺，因从前曾有过僧徒二十余人，规模自然并不算小，不过此刻已是一片败落景象。

钟一豪等人随带的银两不少，随即捐了一笔香火钱。当然啦，他们一行十一人住在这里，也不能老是白吃白喝，捐出这笔钱？有一半也是为了自己。

寺内空房很多，钟一豪等人却看中了寺内的一座宝塔。

这座宝塔名曰白姑塔，共分七级，矗立于寺内大殿后侧。除了底层据说供了一尊蛇神外，上面六层都是空着的。

有了上面六层，足可供钟一豪等十一人居住。

他们选择住在这座宝塔内的原因，除了彼此连系照顾方便，最主要的还是便于了望监视，宝塔有七层楼高，虽然寺庙四周都有树林，却遮不住宝塔最上两层，人在宝塔最顶，视界辽阔，附近有何动静，可以一览无遗。

于是钟一豪分配各人住处。由钟一豪和余亦乐住第二层，崂山三雄住第三层，江北三龙住第四层，麦小明和文天生住第五层，苗素苓住六层。

最上面的一层，作为了望哨所，日夜轮流派出一人在最上一层负责了望监视。

分配既毕，群豪立即搬了进去，悟尘并命两名弟子送上铺盖，由于塔内无床，群豪只能打地铺，好在楼上地面并不潮湿，打地铺和睡床塌也差不了多少。

一连数日过去，并无任何动静。

但群豪们住在这里，却并非完全躲灾避祸，他们必须刺探一些迷踪谷的消息，以便候机采取行动。

就在钟一豪要派人出去刺探消息的一个傍晚，却来了万月

堡的管家李茂。

李茂早已知道钟一豪等人住在白姑寺。所以才能找到这里来。

钟一豪和余亦乐当即就把李茂招待在自己所住的第二层塔内。

其余各层的人，闻听李茂到来，也都下来和李茂相见。

李茂神色慌张，一看便知必是有什么重大事情前来通报，但似乎又碍于启齿。

钟一豪也感到不安，催促着道：“李兄有话快说！”

李茂长长吁了口气道：“真不知该如何说起，万月堡被霍元伽带人洗劫了！”

钟一豪啊了声道：“都洗劫了些什么东西去？贵堡有没有人伤亡？”

李茂又叹口气道：“堡里的贵重东西以及各位没带走的東西，全被洗劫一空，所幸他们并未伤人。”

“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？”

“就在昨天夜里。”

“他们可曾问过我们？”

“问过。”

“李兄怎么回答他们的？”

“我只说你们已经早在数日前离开万月峡，并不清楚去了什么地方。”

这时钟一豪和群豪都感到一阵内疚，他们并不痛惜自己留在万月堡的东西被劫，而是想到万月堡内的被劫，显然是自己一伙人带去的灾难，又如何能不歉疚难安。